

佳作赏析



收到《雾里梅花江上烟》这本书，从文字开始认识作者张昊。后来围绕这本书的一些细节及历史故事，我们多有沟通交流。因为文字，我们仿佛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文字让作者与读者之间没有了陌生感。

为了更好地了解一个作者的创作经历，我上网查找张昊早期的一些文学作品。于是看到了那篇刊登在《重庆晚报》副刊“夜雨”上的新年小作《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时间是2021年。内容大致是作者意外扭伤了脚，遵循医嘱“伤筋动骨一百天”，落了个宅家办公的清闲。尔后又因为春节回河北老家过年，返城后居家隔离十四天。也正因了这两次“慢下来”的时光，让他与居住了七年的住所有了一次亲密的朝夕相伴的机会，让他认识了平日里匆匆擦肩而过的大叔大妈，让他认识了小区里的花草草。

于字里行间读到了作者隐埋心底的那丝丝缕缕的乡愁，就如莫言所说：“乡愁是家乡的红高粱，风吹过的时候不停摇晃。”那个来自“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的槐乡青年，怀着看山看水的梦想来到碚城这个山水林泉湖皆备的地方，把乡愁和梦想凝聚成涓滴笔端，从《绿带环绕的嘉陵江》《峡观玲珑沥鼻峡》《泉水暖暖温塘峡》到《北碚的街道》寻找《绿野仙踪金刚碑》《都市盆景多鼠斋》

第二故乡的梦

——读张昊《雾里梅花江上烟》

袁野

《雅舍与月亮田》《数帆楼外数帆帆》……纷纷涌入作者这本《雾里梅花江上烟》。跟着作者的笔触遍览书中的山川秀气，街道巷陌，雅舍良田，风物人情，没有浮夸的渲染，缓缓如溪的笔墨为我们推开了一幅北碚山水画卷。掩卷回思，意韵绵长。

文章开篇以“谈起碚城，绕不开的就是一个‘碚’字”，将这本书的内容从这个“碚”字说开去。碚城说碚，运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碚”字简明的注释，引经据典，说文解字，简明却不简单。地名背后蕴含的历史深意，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碚石本是从马鞍山绵延而来的一道石梁，两岸相连，恰好防风防浪，围成了一个可供泊船的天然码头”，寥寥数句，便把先人逐水而居，拓荒垦地，繁衍生息的历历往事描绘得淋漓尽致。“很多从嘉陵江到重庆的船只都来这里停靠，逐渐形成了一个繁华的渡口，有了渡口，周围的人气自然慢慢凝聚荟萃，于是就有了场镇。有了场镇，人口迁徙蕃息……”读至此，无不对在这巨石偃卧，浊浪滔天的荒蛮之地开疆破土的先祖肃然生敬。循着作者梳理的历史脉络，慢慢回溯北碚的历史高光时刻，那些于我们陌生而隔膜的历史渐渐清晰明朗。

旧日北碚渡口的繁华与喧嚣，战火烽烟的沧桑与悲壮，抗战时期“三千名流下北碚”的英雄壮歌，战时陪都的“小陪都”……作者简洁明了地向读者呈现出来。作者此篇名为《中流砥柱碚》，我觉得当之无愧。文末那句“那逝去的逸兴怕是连这中流砥柱的千钧碚石都拽不住了哟。”这里引用了《滕王阁序》中的“逸兴遄飞”，大气内敛，勃发飞扬的碚城与别处迥异生辉。

二

北碚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它独有的抗战文化在西部乃至全国都熠熠闪光。在开始整理《雾里梅花江上烟》这本文集之前，张昊也曾有过困惑：就抗战时期“三千名流下北碚”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丰姿多彩而言，正如书中写到“全国的思想精英一下子集聚在祖国西南地区这个小镇上”，老舍、

梁实秋、贺绿汀……可谓繁星璀璨，如若全景再现，怕是写上几本书都写不完，在笔力及篇幅有限的情况下，重现那段历史的高光时刻，张昊在每一个景点的选择、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切入点的把握上，我觉得他都拿捏到位。

在北碚的发展史上，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那就是卢作孚先生，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卢作孚先生在北碚改善生态环境，拓宽道路，广植花草树木，创办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兴办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等等，并创下很多当时的中国第一。所有这些丰功伟绩，作者没有用华丽的篇章唱赞歌，而是从一份报纸开始，到一棵树，一条街道……循序推进，让读者从文字的浸润中对这位有着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实业家油然而生敬佩之情。

抗战时期在北碚寓居的文化名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如繁星般璀璨，其中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第一、二部）和梁实秋先生的《雅舍小品》，蜚声海内外。作者在创作《雾里梅花江上烟》的初期，一次又一次地踏访四世同堂纪念馆（老舍故居）和梁实秋故居雅舍，在这风貌依稀的名人旧居，作者终于找到了富于生趣的灵感，以《都市盆景多鼠斋》和《雅舍与月亮田》为题，以梁实秋先生的《忆雅舍》和舒乙先生的《第二故乡的梦》为线索，通过对两位大师旧居的描绘，讲述了在当时那个特殊年代，这一部又一部皇皇巨著是如何诞生的。在这两篇文章的着墨上，作者一改拘谨平实的风格，文字轻松而诙谐，穿插老舍先生“多鼠斋”和梁实秋先生“聚蚊成雷”两则小故事，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还原了真实而又富有丰富情趣的作家形象，这种诙谐的笔风非常贴合老舍先生幽默健谈的个人风格，让人对两位文坛巨匠居陋室而怡然自乐的大家风范无不敬仰膜拜。

我在舒乙先生的《第二故乡的梦》读到这样两段文字：2004年2月3日，我专程到北碚为雅舍对外开放剪彩，雅舍修得极漂亮，成为国内最好的作家个人纪念馆之一……我去过台北的师大，那里也为梁实秋先生建了一个纪念馆，只有一间房，里面东西很少，和梁先生在台北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很不相称……

看完之后我内心竟然涌起小小的感动，于《雾里梅花江上烟》的作者张昊，于北碚，一个为了传承历史文化，一个为了保护名人旧居。当梁思成林徽音旧居销声匿迹的时候，雅舍和四世同堂纪念馆仍然闪烁着亘古不变的魅力，我们何其幸运！

三

《雾里梅花江上烟》收录作者八十一篇文章，我感动于作者跋山涉水对景物的细致观察与描写，每一处风景都在讲述一段生动的故事。只有热爱生活，热爱这座城市的人才能写出有温度有厚度的文字，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甚有读者按图索骥，探访位于北碚东阳街道西山坪的天子寺。

从这个角度讲，该书的出版可为促进当地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本土的推动力，也将为北碚旅游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通过对这本书的解读，我们再游北碚的某一处景点，欣赏某一处文物时，会比别人看得更深、更远。

对人文历史的把控，如若太感性抒怀可能会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困，而作者却很好地驾驭了这一点。张昊在后记里谈到，对于集结这本集子怀着惴惴不安，觉得一个外乡人写出的游记杂文会不会漏洞百出，却也正因为他的这种小心翼翼加上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严谨，用最黏贴的笔触，去除那些空泛飘渺的散漫和主观化的东西，以还原真实历史的平常之心和务实的文学情怀支撑起全书的文学架构。

为了尽可能地用现存的景观再现旧日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他拜访过很多在北碚生活时间久的长者，认真倾听和记录北碚历史文化、城市发展变迁的故事，同时查阅了《重庆府志》《舆地纪胜》《合州志》《北碚志》《巴县志》等大量文献。在此之前，作者还参与了《北碚地名故事》《路与路的变迁：畅行自在北碚作品集》两本书的编撰工作，编撰过程也

是一个探索之旅，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新奇和愉悦。张昊利用休息时间踏遍北碚的山山水水，进一步触摸城市脉搏，也为他积累了大量写作素材，奠定了创作基础。

张昊是河北新人，新乐，有“五月槐花香”的浪漫，更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那个“满目皆是风景”的敦厚少年，从四处沃野的华北平原来到山水相依的碚城，早已将他那一颗拳拳赤子之心，融入到这座他学习、工作、生活了十余年的城市，用他满腔的热忱，为我们真实地呈现了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北碚，往事徐徐延展，令阅读者无不为之感佩万分。

舒乙先生在《开窍的日子》里有一篇回忆北碚生活的文章《第二故乡的梦》，八岁那年，他随母亲到重庆与父亲团聚，在北碚一气住了六年，他称北碚为第二故乡。张昊已经在北碚生活了十年有余，未来也会长久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碚，早已是他的第二故乡。

斯人已逝，那些闪烁在北碚文化历史天空的夺目的星宿，他们在北碚创作的文化瑰宝也早已载入史册。张昊用老舍先生《北碚辞》的首句“雾里梅花江上烟”为他的散文集命名，我用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先生的回忆散文《第二故乡的梦》作为我读后感的标题，也算两相对照了罢。

舒乙先生说，优秀文学是永存的，有雅舍为证。有《雾里梅花江上烟》为证，这本书是作者对第二故乡的热爱之情的集中喷发，更是对他文学创作的又一次加持。作为读者，我们期待他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甲根坝》

王波 / 油画

诗词春秋

故乡的颜色（组诗）

■金林

故乡是金黄色的
那是灯塔给与大海的光芒
不论走到哪里
我都能看见故乡的方向
故乡是银白色的
那是圆月洒向夜空的礼物
我的身影指向故乡
我追不上自己的影子

母亲的笑脸

人生无常
母亲的笑脸是加油站
给我勇气抗争命运
寒风萧瑟
母亲的笑脸是冬日暖阳
点燃我爱的火苗
月色清凉
母亲的笑脸是人间曙光
那是我幸福的终点

扁担压弯了父亲的腰背

父亲的肩膀很有力
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
撑不起一根弯弯的扁担
父亲喘息似风箱
养大五个儿女
父亲的肩膀磨出了厚茧
扁担压弯了父亲的腰背

父亲的手

父亲的手伤痕累累
那是艰难生活的印记
父亲的手遍布厚茧

那是辛苦劳作的见证
握着父亲粗糙的双手
我的手生疼
更疼的是我满心的愧疚

乡愁

乡愁是老屋的炊烟
袅袅升起我对故乡的思念
乡愁是独木桥下的流水
带走了岁月
带不走扎根在我心中的故乡情
乡愁是母亲瘦弱的身躯
昔日为儿女遮风挡雨
如今倚靠在我门口泪眼朦胧
望穿秋水盼儿归

故乡的星空

故乡的星空璀璨
如蓝色海洋里的精灵
故乡的星空微光如炬
那是母亲看儿子的目光
故乡的星空如梦如幻
留下多少儿时的美好回忆
深深烙印在我心中
抹不去那悠悠的乡愁

萤火虫

为爱发光
黑夜遮不住你对光明的追求
在黑暗中寻找爱的方向
聚集在一起就是一团火
燃烧短暂的生命
迎接美好的重生

闲思笔录

最是橙黄橘绿时

■潘玉毅

立冬前一日，在杭州的妹妹给我发来一条信息，内容只有两句话。第一句是：“浙江省慈溪市三北大街……”第二句是：“哥，还是这个地址吗？”

我会心一笑，下意识地回复：“又要寄好吃的啦？”妹妹的回答是“橘子熟了”。

然后，我们就好像约定好了一样，都忙各自的事情去了，没有再说什么。

这个妹妹其实并不是我的亲妹妹，而是意气相投，“认”来的。我们住得也不近，我家在宁波慈溪，她住杭州，老家在台州临海，甚至于我们平时也不怎么联系。但我们对待彼此，就跟嫡亲的兄妹一样。她知道我有时会头痛，去医院时听医生说到可能引起的原因或者可能管用的方子都会分享给我，偶尔通过微信朋友圈得知我某段时间频繁熬夜加班比较疲惫，也会好心地提醒我注意身体，“累坏了不值得”。再有，就是让我向爸爸妈

妈和妻子代为问好。

除此以外，我们日常的联系极少，唯一固定的两个时间点与时令水果有关。慈溪的特产水果是杨梅，临海的特产水果则是涌泉蜜桔。每年杨梅成熟时或者桔子成熟时，我们都会互相确认一下地址，然后给对方寄上一两箱。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快递不得便，几乎年年如此。时间久了，彼此也就心照不宣，如同一个不成文的约定。

杨梅成熟通常是在每年的6月，而桔子则在11月前。苏轼曾给刘季孙写过一首诗，道是：“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尤其以后两句最为知名。橘子与桔子，到底哪个才是它的官方称谓，我从来就没搞明白过，但在我们这里，写成“桔”的居多。菊残傲霜，分明已是深秋初冬，此时桔子皮有绿色的，也有黄色的，总之已经熟了，可以吃了。

妹妹既与我报过讯息，我大可

以不必再多说什么，接下来只需静静等待，等待着快递员将桔子送上门来。

不止是这个妹妹，大学同学也是一样。哪怕是同一寝室的室友，平时也都互不打扰，鲜少联系。虽然专业有专业的微信群，寝室有寝室的微信群，但从年初走到年末，图标跳到的次数十个手指都数得过来。即便如此，微信群那么多，这两个还是舍不得退。

这些年，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回西安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每年的特定时节，比如开学季、毕业季，又或者看到路边的夹竹桃开了，时不时地还是会想念曾经同窗而学的时光。间或有朋友路过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邻近的城市，总会想方设法去见上一见。哪怕来去匆匆，也很开心，很满足，因为还有人记得你，也让你一直记着。

这不，今天早上因为要开一个白名单，我打开了久已不用的微信公众

号，发现里面竟有一条新的留言。打开来一看，留言的是我的大学同学兼室友张立为，而他留言的地方就是那篇我若干年前写的回忆大学时光的文章，题为《同学少年》。

立为说，他把文章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跟随小毅的文字，重新在记忆里畅游了一次，回忆真好。尤其是这句：‘说到华清池，我会说离那不远就是我们的学校；说到大雁塔，我会说离那不远就是我们的校本部。仿佛他们去了，可以帮我看上一眼。’小毅就是我们班的文学梦，潘玉陈宋，第一，加油！”

很惭愧，这些年自己忙于工作，一直未能静心写作，自然也没出什么成绩，但看着那个室友们给取的“专用称呼”，想起立为好几次说起我承载了他的文学梦，没来由地，为自己这些年时断时续但未曾放弃的写作而自觉欣慰。

最是橙黄橘绿时，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也是一个适合怀念的季节。